

綠

王

尚

政

文園

隨筆



I
W3-1

綠窗隨筆

八駿出版社
香港1992

綠窗隨筆

著者／王尚政

出版／八駿出版社

製作統籌／八龍出版文化服務有限公司

九龍美善同道43號5字樓

8 Dragons Publishing & Cutural Services, Ltd.

5th Floor, 43 Maidstone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7129776, Fax: 7600807

植字／美迪植字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力迅印刷有限公司

1992年10月第一版

ISBN 962-7328-19-7

© 1992 王尚政

HK \$ 30

本書奉獻給您式式齊備的一束散文鮮花，抒發人生的綠窗夢，緬懷戰鬥歲月的椰樹情；既有歡樂歌唱似百靈的理髮剪子，又有斥責兇頑盜竊的正義聲音。有發人深思的校園一角，更有不同一般遊記的「吊哥戰場」——鐫刻着歷史沉重印記的哥島春秋。至於擾擾攘攘不休的香港「民主」、「人權」，在這集裏您也會找到令人審知開竅的回答……。

目錄

1

自序	一
代序	四
綠窗夢迴	八
有情飲水飽	十五
啊，妮姐	二十五
椰樹	五十
鏡子	五十二
理髮	五十六
快樂的盜竊者	五十九
吞錶的人	六十三

「快樂」篇新議·····	六十五
廈門之戀·····	六十八
寄語廈門人·····	七十二
人才說·····	七十五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八十
雙魚妙計安天下·····	八十四
析珠姐事件·····	八十八
香港「民主牆」的設計師·····	九十三
致李司徒一封公開信·····	九十九
吃飯與禽獸何以扯上關係·····	一〇四
活下去的權利·····	一〇九
民主人權豈能無國界·····	一二二

新正感言家國事·····	一七
炸彈橫飛下的「人權報告」·····	二〇
「妾身」如何扶正·····	二三
血濃於水·····	二五
空口嚼舌·····	二八
「瘋狂新聞報道」·····	三〇
起碼的愛國良知·····	三三
反黑·····	三五
詩人「別解」我解·····	三七
詩人想罵盡天下乎·····	四〇
校園一角的沉思·····	四三
良師益友·····	五二

讀《倩影》……………一五七

「追魚」果然這麼好嗎……………一五九

吊哥戰場……………一六二

雨中岷都行……………一七九

台灣遊……………一八四

附錄：

平心說毛千秋話……………二〇〇

一瓢冷水……………二一三

身居海外 情繫中華……………二一六

自序

晨起，窗外常有瀟霧，把碧綠的柏架山谷封住了，把斜對面的大廈羣籠成海市蜃樓般了。當年歐遊過英倫海峽，印象也是滿海峽的茫茫大霧，還有嚇人的浪滔……。但是看一節電視新聞，讀一回報紙過後，便見窗外一陣雨落着，霎時霧開啦，山更近更清，大廈洗得越白了。

一九九七近了，敞開胸懷去迎接它的到來！

清朝有個末代皇帝，香港會有一個末代港督，歷史本就是這麼安排，誰也改變不了的。人卻可以順着歷史多作點好事，把一百五十年前上演的醜劇來一筆「光榮撤退」的結尾，博個青史留名，這是上上的一着。人也可以逆着歷史，一意孤行，砍伐傷元，大不了掛帆歸去了事，這也不是做不來的，但卻不是智者所取的了。

一九九七轉眼來到，祝福眼前這片山林，茂綠長存！祝福這鬆着白色、綠色、橙紅色的大廈羣，家家興旺發達，幢幢出入平安！

擁抱你，一九九七！

*

*

*

可悲的是香港的「民主派」，這幾年「苦心經營」，似也打扮成人的樣子，但不放下「屠刀」，總是不能「成佛」，總是不能不露出尾巴來。羣衆一天一天的看穿了西洋鏡：「民主者，你係民，我係主，咁解嘅。」明明是在譁衆取寵，玩大衆於股肱之間，偏偏打出爲民請命旗號，「民主」叫得滿天響。有朝一日，連自己也糊塗了，還真以爲自己代表了民意，虎行虎步起來！尾巴卻越長越粗，不由己的要把幕後主子一一請出來，求英奶奶，拜美爹爹，甚至不惜去台北乞一點剩羹冷飯都做得落。尤有趣者，從前是李大狀三番五次去異邦哭秦庭，這一回是麥康納參議員帶着「美國香港法案」來香港蒐集港人意見了。這些場合，那「民主派」的民主兩字，卻是這樣鮮明的顛倒過來：李大狀是民，美議員是主了。

這些年來我無意間作了一些這類文章，湊合起來，也勉強勾下來這個「民主派」的輪廓，記錄下幾段「民主」里程碑。可惜當年我們有些編輯先生們，總愛按自己的尺碼度他人之身，扣住好几篇不發，如今因都收在集裏，立此存照。

*

*

*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十日，上帝接連三次懲罰我，終於把我打倒在地，奪去我行使右腳右手的自由，從此我的世界被制約於一室之內了，我的筆再不能任一紙之騁懷了。上帝在我病中教會我要忍耐，再忍耐，好在我一生經歷的委屈、挫折，早就幫助了鍛煉我的耐性，還培育了我的韌性，新來的打擊也沒能摧毀這點精神，於是遵循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古訓，我如今又可講講耶穌：活着一天，便戰鬥一天了。

*

*

*

坐困囚室，而猶有拔劍四顧，尋求一擊之餘勇，這不能不感謝孩子們給我飯吃，太幫我打理生活，間中幫我抄寫、記錄、跑腿，沒有他們，這集子是出不來的。我崇尚樸素的唯物主義，始終認為吃飯是第一要素，然後才是拖手仔，開賓士，甚至偶與參加一下大遊行、燭光晚會什麼的。當今高貴的「人權」論者，說到吃飯，便噬鼻搖手，深怕有辱斯文，卻又可以人權當箭牌，打起「人權」反人權，三番五次助紂為虐，不惜搞掉千百萬自己國人的飯碗為快，居心何狠也哉！

我不合也曾捲進這「人權」漩渦，作過幾篇無甚高論的人權論，一併收入集裏，濫竽充數。

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八日

代 序

本書作者按：一本書的序，規矩是要請一些名人學者寫才得體，只因作者沒咁大的面子去請，也不甚耐煩去做，故爾懶中取巧，把前一年《閒雲集》出版後的各方來信，摘錄三數語，集中起來，美其名曰《代序》。他們之中雖也有不少有名氣的人，好在都是自動送上門的，免有受賄之嫌。從《閒雲集》到《綠窗隨筆》，脈絡相通，歷歷可見，說的事情容或不同，貫串精神則一。但總是事前未有徵求意見，擅作主裁，相識的和不相識的先生們、朋友們，發現有甚不妥之處，請原諒這殘疾人了。更毋須說，您們是不必為本集的言論負責的。

……能夠讀到如此清新雋麗而且充滿中華民族之正氣的著作，精神為之一振，此中之樂，我想你必也曾有過的。如果此地報刊能有更多一些這類文章，則社會正氣必可上升，暴戾之氣必然下降，乃港人之幸。……假以時日，終將得到共識。願大家都為此多做努力。

——香港新華社副社長 張浚生

……我兄仗義執言，自成一家言。我覺得你身在香港，能發出如此議論，是很可貴的。文筆也自成一家，很耐讀。

——福建作協主席、名散文家 郭風

……正氣凜然，令人敬佩。

——廣東省文聯榮譽主席、名小說家 杜埃

蒙你遠道寄贈大作《閒雲集》……，我很同意你的許多看法。香港出版的作品，我很少讀到。平時知道的如前年六四的傳聞，聽來總有些偏激。讀你的文章，覺得過左過右的看法，都有錯誤。所以，你是對的，我甚同意你的看法。

——上海華師大教授 許傑

……匕首投槍之作，洪鐘大呂之聲，衝刺搏擊，震聾發聵，不亦快哉！

——原廣東省博物館館長 林卓華

……閱讀大作，如見吾兄在思想意識領域的前線拼搏……。其中幾篇文章寫得很有趣，很有力。大作不僅是文藝評論，應該說是思想評論，它涉及到民主、自由這樣帶根本性的當今熱門話題，你對一些錯誤思潮加以剖析和揭露，是有深遠意義的。

——福建省華僑大學副校長 張道時

得悉貴體欠佳，夜不能寐，以「尙政同志佳作如潮」爲題，急就不合平仄的七律一首以慰故人。

尙文秉性老益堅，
政論藝苑兩嫣然；
同仇敵愾斥兇丑，
志篤情深思故園。
佳篇似雪飛朋輩，
作品若珠跳玉盤；
如今步履千鈞重，
潮流焉能讓少年！

——廈門大學出版社社長 許宏業

……感受不淺，教益殊深，爰書條幅，以謝高誼：「閒雲遊子意，文章發機杼」
 （條幅）

——香港晉江同鄉會主席 施子清

綠窗夢迴

新居的客廳有個伸出屋外的窗台，正對着柏架山的滿綠，和滿綠裏湧出的一股山泉。

正是盛夏，溫度都在三十三、四度之間。我有一樣毛病，既怕酷熱，又承受不了電風扇的吹襲、冷氣的「雪藏」，常常冷不防間，便要連打幾個噴嚏，着了涼的徵象，繼而糾纏終月不離。所以我對於香港的夏天，早懷有一種恐暑病。這回搬進新居，我一眼便看中了客廳向南的一個五尺多長二尺餘闊的窗台了。

這原是建築商玩的偷天把戲，把一系列窗台建在牆外的空間，便是爲每單元平添了數十呎面積。因它們懸在半空，住在高層的人望落地面，都不免吊起半個心，膽子小的更都暈得閉起眼睛來。所以八、九成人家，都只在窗台上放置三、兩盆花，間或晾掛些衣被，獨我看中這一角，便成了我生活裏一個重要位置。

先是我拿一個枕頭墊着窗台的一邊，背靠牆壁讀書，清風徐來，泉水叮噠，書中的黃金屋、顏如玉，直情滲透入腦，比參禪還要入神。後來索性躺了下來，這五尺乘二的窗台恰好容得下我。啊，我驀地進入了意想不到的新境界！我實實在在投在青山的懷抱

裏了，我完全全得着那一份被綠托住的神聖感覺了。那既不是懸空的縹緲，又非被裹住的綿實，卻是若即若離，若鬆若貼，如採花的蝶，鬥歡的鳥，如掌心裏悸動的翅膀，如進入輕飄的一片雲……。我的感覺是如此的奇特舒貼，以致靈魂兒忍不住的出了竅，剛才讀着故鄉女詩人的一節詩，恰恰做了我的導遊：「也許有一個約會／至今未能如期／也許有一次熱戀／永不能相許……」

——那曾是一個人綠色時期的少年，在南洋一座永不落葉的島國。正意氣風發！我用詩和散文過早地探索人生，過多地抒發愛的情懷。於是我接到一封又一封的情書，署名綠。傳達溫馨，訴說傾慕，期共遊於天涯海角，白雲當被，綠草如茵作床。曾像是一雙雙低飛林際的翅膀，載着滿綠的夢，陶醉着我的少年。直到有一天，我收到真正的約會：巴石河邊，鍾土橋畔，星移斗換，不見不散。我守着希望，守着信誠，從街燈亮起守到天亮，堅信着她必會踐約，猜想她的遲到是受到雙親的監視或阻攔，或只是爲了給我焦急的心更多一分鐘的考驗。但，她終沒有出現。

我失望、埋怨，但我還沒有準備去承受後面飛來的一枝毒箭。三天後我收到她的也是最後的一封信：「那一夜，我果然見到您的實體，獨自在鍾土橋邊徘徊。可惜您給我的不是我仰慕中的七尺堂堂之軀，遠非您的詩和散文所能給的印象，因此我決定不出現見您，實在有點對不起。永別了，綠。」